展望：双重批判的游戏

原创 哲洛 艺术与设计 8月10日

> *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，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。这需要稳健的现实主义、斗士般的理性的活力以及复杂的奋斗。*
>
> *——萨义德（Said）*

艺术家展望

出生于1962年的展望是当代艺术雕塑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。60后在青年时期经历过启蒙与激情的洗礼，他们见证了并仍见证着中国历史及社会的变化。展望是其中仍然颇为先锋的一员。他的

实践不仅始终紧跟时代的脉动，激发着即时的对话，还持续地拓展着可塑媒材的边界，从而突破传统“造型”语言所设下的限制。

埃迪亚物展览现场

展望至今三十余载的创作脉络内含着他在关注兴趣上的突发迭代。20世纪90年代初的写实主义雕塑《坐着的女孩》使得展望跻身于“新生代”艺术家之列。不过，他旋即便开启了具有表现意味的观念实验——“中山装”系列（1993年）颠覆了大众对于该服饰庄重威严的认知，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新雕塑的开端。此乃首次迭代，而更为观念性的操作紧随其后。1995年，闪亮耀眼的“假山石”系列，延续着展望对社会万象的敏锐观察。“假山石”不同于传统园林内的景观石，其所采用的不锈钢材料服务于加速城市化的观念，揭示了物质消费蕴含着的无尽欲望。该系列创作令展望名声大噪。

埃迪亚物展览现场

埃迪亚物展览现场

然而迭代没有止步于此，艺术中愈发泛滥的观念性使展望感到厌倦，他用近二十年的时间走回媒材、技艺的深处。作品依旧保有着具体的、可被体验到的知觉形式。日前开幕的展望最新个展《埃迪亚物》所呈现的就是从感性、知性到理性的渐进层次上，样式繁多的22个（组）案例。个案的择取几乎横跨了展望整个艺术生涯，但展览刻意避免突出强调那些已经被艺术史书写过的“名作”，甚至与代表作展示反其道而行之，将展望早年创作却从未展出的《地下》公开陈列。在长征空间的大展厅内，这些“埃迪亚物”等距离地分布，组成意义网络。不过，仍有三件作品（《隐形》、《马种学研究》与《禁忌》）被安置在装有感应系统的移动展台上，它们漫无目的地在观众和作品之间走走停停，仿佛游牧者一般，好似几位“搅局的”，不断破坏着观察者以既存的观念模型驯服展望艺术的企图。

埃迪亚物展览现场

“埃迪亚”即idea，艺术家逗趣地将此单词采取音译。一个新的能指（Signifier）被生成了，而其所指（Signified）则晦暗不明。柏拉图的洞穴寓言犹回荡在耳畔。不过，倘若“埃迪亚”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客观而普遍可靠的理念世界，那么所谓“物”（objects）则是那完善理念的不完善的“影子”或“摹本”，它们是虚伪的空壳——展望艺术最新迭代就是拒绝这样的哲学。“埃迪亚物”的英译“Objects of Idea”亦可被翻译作染上叔本华意味的“理念的客体”。但这可能会将解读者引入另一条歧途。一切美的现象都是理念的客体本质的表象形态——此乃叔本华的判断。相似的论调在展望的艺术中诚然能够得到部分证明，但艺术家大费周章地解放“埃迪亚”却意在证伪。

埃迪亚物展览现场

以某种追求同一性的形而上学套用在展望的艺术上是注定失败的。“埃迪亚”在所指层面上的放肆游弋所解放的是艺术家个体的直觉、情绪、灵感。玄妙的是，这并不基于所谓证据和理念而是以人性的最基本判断为出发点。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其存在状态是连续的，但在数字模拟中计算机处理所得到的世界却具备非连续的性质。“埃迪亚”是非连续性的现存能指，它已然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语言之迭代。《隐力》（2017）即为从“idea”到“埃迪亚”的升维推演：作为idea的正方体是无机的、理念式的存在，而展望与数学家合作将它放置在流体力学的情境中，通过计算模型模拟出非连续的、可见的有机样貌。这一类艺术所激发的审美在日常经验之外。它不再是可被肉眼直接捕获并得以理解的古典审美，而是拟像（Simulation）制造出的某种观看的禁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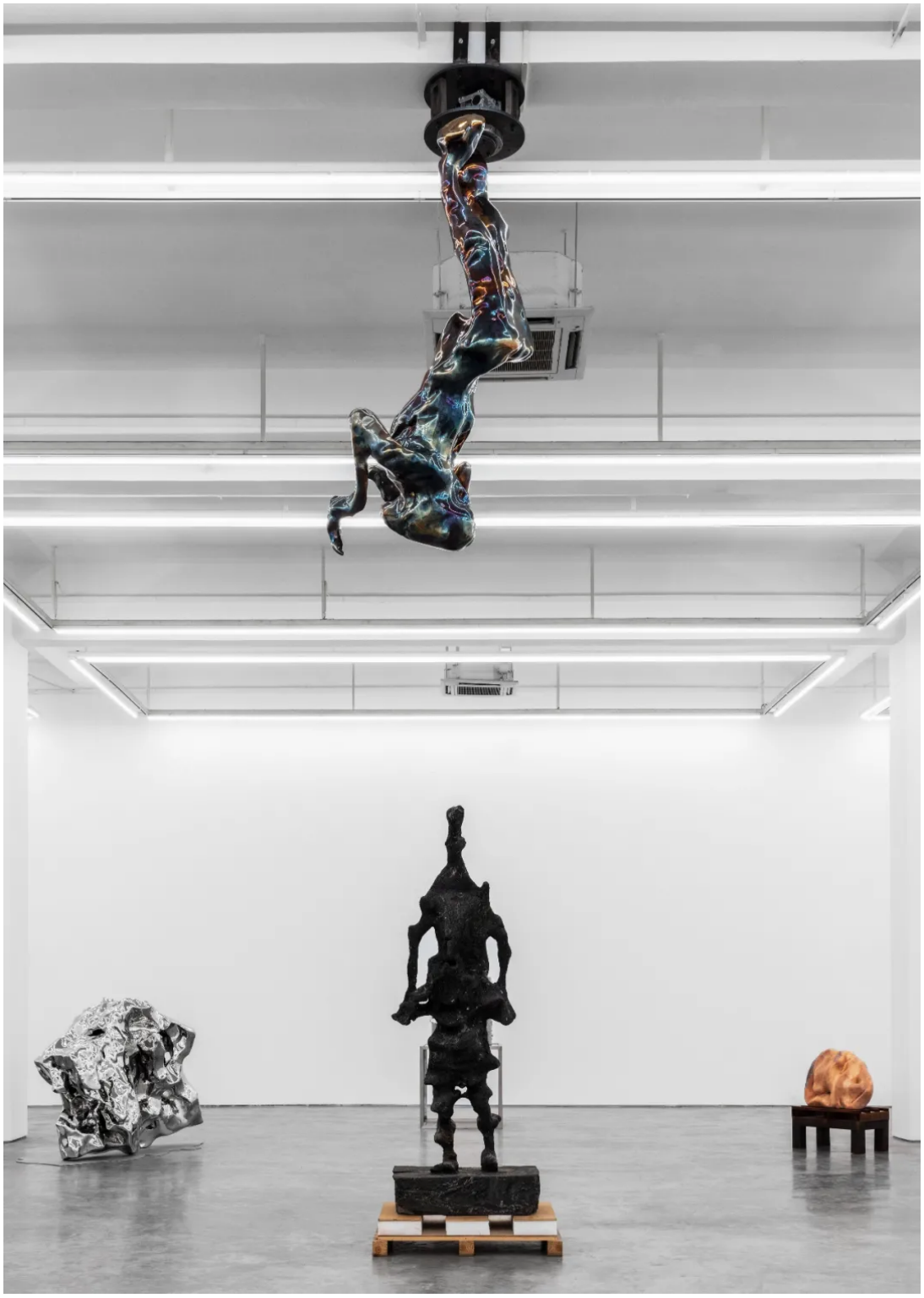
埃迪亚物展览现场

埃迪亚物展览现场

“禁忌”恰为一件“埃迪亚物”的主题。展望在一张新闻图片中发现被打上马赛克的婴儿照。“关键部位”的展示禁忌被艺术家放大和立体化，成为了一尊立方体堆叠而成的雕塑。禁忌不仅诱惑和对抗着欲望主体的凝视，还生产出语言上的故障（bug）。而那被模糊处理的部分，恰为通向“母体”（Matrix，亦称矩阵）的通道。难怪在导览讲解中，展望会谈及埃隆·马斯克（Elon Musk）这位科技极客，他们同为“造物者”，亦有着相同的质疑：我们是不是生活在如电影《黑客帝国》那般的母体、矩阵的模拟中呢？现实世界又真的真实（real）吗？

埃迪亚物展览现场

当然，展望无意去为上述设问提供回答，他只是在现阶段提出了值得思索的问题。“埃迪亚物”是不可被言说的——这恰恰是对观念连续性证伪的关键。维特根斯坦（Wittgenstein）也曾言：“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；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。”已经于艺术权力体系中身居高位的展望仍遵循着思想表达的界限。他始终警惕着被话语招安，始终以朴实的“说得清楚”的语言讲述创作中“可以说的”部分。此种解密既是迭代的新基础，也是一种反“包装”。巫鸿曾如此评论道：“展望所实践的是越界，但他所实验的是对获得新身份的避免”。



埃迪亚物展览现场

艺术评论家黄专曾说："展望的艺术实验像是一场在趣味、心性和感官世界中不断寻找平衡的智力游戏。"游戏的规则与人类社会的规则同构、同等复杂。玩游戏的"本真之心"是展望为了使自己保持清醒、独立的必须。他拒绝将自身设定在被现实某种权力或市场规则所左右的情境下，亦不愿处于或反抗或赞美的单项选择下。"埃迪亚物"如一篇未来宣言，而非回顾。它宣示的是不失锐度的对拟象的存疑、对所谓现实的反思——这种双重批判并不少见，只是大部分通俗的"idea"总是流于含混不清的暧昧叙述。展望的"埃迪亚物"则看似"中庸"，却以实践理性之利刃游刃有余地剖入到日常的深度肌理中，他的双重批判游戏仍在继续。

展望作品《隐形 14#》

展望作品《一根不死的光》

展望作品《双系统》

展望作品《石膏像》

文/哲洛Araki
图/长征空间 Long March Space